



玉函心法輯佚書

九十

□ 11
1236
90



門
番
卷

1236
90



自耕帖卷十七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五

陸佃埤雅釋魚詩曰魚麗于留鱸鯨魚麗于留魴鱧
 魚麗于留鰓鯉蓋鱸魚黃魴魚青鱧魚元鰓魚白
 鯉魚赤則五色之魚俱備故序以爲萬物盛多也
 荀子大略篇引詩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云不時宜不
 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旨作指與毛詩異又不
 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

引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唯其當之爲貴說苑
辨物篇亦引詩云物其有矣唯其時矣云物之所
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語皆醇粹

文選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劉淵林注丙穴
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
地名也李善注任豫益州記曰嘉魚鱗似鱒魚然
則嘉魚之名非止訓美也

烝然汕汕鄭箋櫟者今之撩罟也釋文撩罟沈旋力
到反盧氏攷證此旋字後人妄增當刪之沈旋是

爾雅音沈重是毛詩音往往致誤案今注疏本沈
下無旋字

毛詩序魚麗于留篇後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
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南山
有臺次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
高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並云有其義而
亡其辭鄭箋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
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案小序
毛公以爲卜子夏所作孔子時六篇俱在子夏自

應見之何以言有其義而亡其辭蓋前後兩言有其義而亡其辭者毛公所加之語也又案孔子言詩三百今存者三百五篇不應獨缺鄉飲酒燕禮所用之樂歌蓋此六篇與九夏采薺新宮狸首等篇並在樂經樂亡故詩亦亡耳

何楷毛詩世本古義以草蟲爲南陔菁菁者莪爲由儀絲蠻爲崇邱朱氏經義考以爲皆出於臆見不足信矣

列女傳引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樂言尊賢也

燕作讌魯詩異文

埤雅釋木臺引詩南山有臺並說全章詩義云山君象也南以象明君北以象暗君蓋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是爲與賢之道而已未有以得之也未有以得之則道合而服從不合則去矣惟其子孫雖有昏亂而先君之舊臣不忍之以自獻於先王者此得賢之道也故此言南山又言北山萊可食桑可依臺可覆楊可載賢者之類也臺萊草也其生也在物下其成也在物先有基之象故曰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養草以致木養小以致大至有
鬱彼之楊沃若之桑以賁乎山則有光之象故曰
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基可以安也光可以榮也又
曰桑楊之於山雖大而不能高雖堅而不能久得
賢之盛若栲杻枸榦高大以不朽成於山則至矣
故於南山曰有杞有栲北山曰有李有杻也李可
果杞可茹有養之道故曰民之父母杻可爲弓榦
栲可爲車輻有久之道故曰遐不眉壽且臺可覆
桑可衣以象庇下之臣杞可茹以象養下之臣栲

可以爲車輻以象任重之臣故言之南山此明君
所賴以治者也萊可食舟可載以象濟難之臣李
可果以象治賓客之臣杻可爲弓榦以象治軍旅
之臣故言之於北山此暗君所賴以存者也說義
精切深得比興之意

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七引毛詩題綱曰南山有臺
臺一名夫須莎草也言山生臺及莎自蔭喻人君
得賢以自尊也案旣云臺莎草也則莎卽是臺又
言臺及莎似有脫誤何承天纂文臺卽山莎羅願

爾雅翼釋草莎草可爲衣以禦雨今人謂之蓑亦
名曰夫須蓋匹夫所須也

荀子禮論篇引詩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云彼君子者
則有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
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又能教誨之者也
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
衡者也說苑說叢篇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則
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與魯訓合又周禮夏
官大馭鄭注鸞在衡和在軾賈疏鄭見韓詩傳云

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云云又呂
氏讀詩記引韓詩在軾曰和在軾曰鸞則韓魯之
說義一也賈誼新書容經篇古者聖王居有法則
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葱珩
下有雙璜衝牙纘珠以約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
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
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雖離
萬福攸同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此所引與
玉藻相出入蓋古禮之遺文魯韓皆本此爲說也

厭厭夜飲釋文厭厭韓詩作悒悒案文選左太冲魏
都賦李善注引韓詩悒悒夜飲薛君曰悒悒和悅
之貌又嵇叔夜琴賦注亦引韓詩悒悒和悅貌又
劉向雅琴賦遊予心以廣觀且德樂之悒悒亦用
韓詩意也說文解字慰安也引詩慰慰夜飲作慰
與毛韓並異

劉彝七經中義湛露宴以示慈惠故夜飲不爲過形
已饗以訓恭儉故朝饗不爲速

一朝疇之毛傳疇報也鄭箋主人獻賓賓醉主人主

人又飲而致賓謂之疇疇猶厚也勸也以疇爲酬
與瓠葉疇導主又飲以導賓而酬之正合王肅云
疇報功也恐非毛旨

文選班孟堅東都賦靈臺詩李善注引韓詩藜藜者
藜薛君曰藜藜盛貌也集韻平聲下一先將先切
萍草貌引詩萍萍者藜李舟說皆與毛詩字異
錫我百朋鄭箋古者貨貝五貝爲朋錫我百朋得祿
多言得意也正義據漢書食貨志謂總五貝爲一
朋也引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一百一十

文二貝爲朋牡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爲朋么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爲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爲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案爾雅貝居陸賤在水者蝓大者鮪小者鱗元貝胎貝餘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蚘博而額蝸大而險墳小而橢邢昺疏其文彩小大之殊甚作古者貨貝是也玩爾雅有餘貳餘泉之名似是當時用以代錢者箋疏不當遺此文又案五貝之名新葬

時所定未必卽合周時用貝制度不一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載朱仲相貝經會稽太守嚴助傳之其經云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真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有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琛明目綬消氣鄣霞伏蛆蟲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溼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堯懸貝較於塢宮文王請大秦貝徑車尊穆王得其殼懸於昭

觀秦穆公以遺燕鼯可以明目察遠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璣或曰駁其性寒其味甘已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濁濯貝使人驚無以親童子黃唇點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瘡黑鼻無皮是也嚼貝使人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熾內殼赤絡是也醬貝使童子愚女子淫有青唇赤鼻是也碧貝使人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兩則重霽則輕委員使志强夜行仗迷鬼狼豹百獸赤中貝是也

兩則輕霽則重此載貝之名類甚悉文亦奇古並錄於此又案易益卦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龜亦言朋百朋似可兼龜貝二物

六月序正義定本此序注云言周至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按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日月爲常周禮王建大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爲天子是於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與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

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
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孝友
之臣處內也肅以鎬爲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
宣王先歸或得傳旨又言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
自行王基孔晁之論卽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
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
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
親行常武王不親行云云又引孫毓以此篇王不
自行鄭說爲長案漢書陳湯傳劉向疏昔周大夫

方叔吉甫爲宣王誅儼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
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儼狁蠻荆來威又
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
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又謂千里之道猶以爲遠
此亦以宣王不親行而韋元成傳劉歆曰周室旣
衰四夷並侵儼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
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儼狁至于太原又曰
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儼狁蠻荆來
威故稱中興此又似以宣王親征劉氏父子同說

此詩而復不同無怪鄭王之徒紛紛聚訟也

我是用急戴氏考正按鹽鐵論引此作我是用戒戒猶備也治軍事爲備禦曰戒譌爲急義似劣矣急字於韻亦不合采薇篇翼服戒棘爲韻常武篇戒國爲韻

整居焦穫毛傳焦穫周地接於獫狁者戴氏考正按孔冲遠以郭璞爾雅注池陽之瓠中當此詩焦穫池陽今之西安府三原縣漢屬左馮翊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既整其衆處於焦穫乃侵鎬及方至於

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獫狁猶至于太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太原涇陽之間王師逐之至太原後仍軍於鎬平定然後歸也涇陽漢安定郡朝那涇陽之地今平涼府平涼縣太原卽安定郡高平今平涼府固原州後儒不審地形以晉陽之太原池陽之瓠中牽合誤證顧炎武云國語宣王料民於太原必不料之於晉國以國語宣王事證此詩非無關考究矣案侵鎬及方正義王肅以爲鎬京王基駁曰據下章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
至自晉公至自楚自從晉楚歸來也故劉向曰千
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
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
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鎬非京師之鎬孔
氏亦取王基孫毓之說而於焦穫太原猶涉蒙混
得東原先生之辨瞭如指掌矣

元戎十乘毛傳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
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此本司馬法文吏記三王
世家裴駟集解引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
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
纒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
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此亦本古兵書爲
言也

博古圖有張仲簠銘曰張仲作寶簠美之金鈇銳鏃
其熏其立其黃用盛諸受樵米用饗大正宴五賓
殮其台飼張仲受無疆福必友殮飼鼎寶張仲昇
受其文古與銘有必友殮飼語可爲孝友之證

蔡卞毛詩名物解芭三物而同名薄言采芭菜也豐
 水有芭草也維蘼維芭梁也因學紀聞取之又演
 為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
 棘梓杞也言采其杞隰有杞楨枸櫞也茶有三誰
 謂茶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媻茶蓼陸草
 也分別明晰翰案豐水有杞毛傳杞草也禮記表
 記引詩豐水有芭五句鄭注芭枸櫞也則芭又與
 杞通矣山海經歷石之山其木多荆芭亦是謂枸
 杞也

說文解字嗔盛氣也引詩振旅嗔嗔與毛詩作闐異
 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蠢爾蠻荆云蠢蠢無禮義
 貌也朱公遷詩傳疏義獫狁匪茹犯義者也蠢爾
 蠻荆無知者也非文武之吉甫無以却獫狁非顯
 允之方叔無以威荆蠻六月采芭兩詩美當時將
 帥因以見宣王中興之功

集韻平聲上一東龐驩充實也引詩四牡龐龐或从
 驩案驩本字龐古文假借字

文選班孟堅東都賦李善注引韓詩東有圃草薛君

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韓作圃與毛作甫不同
後漢書班固傳馬融傳章懷太子注並引韓詩仍
作甫草後人依毛所改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
鄭有圃田依爾雅釋地文亦兼用韓詩也楚辭九
歎王逸章句引詩亦作圃田云圃野樹也與韓詩
經本同而訓又異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一引韓詩內傳曰春日畋夏
曰搜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羣小
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

武簡兵也當是駕言行狩傳說四時田與左傳異
又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奕
奕盛貌當是釋四牡奕奕之佚文也

白虎通紼冕篇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
室家君王又赤紼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
皆謂諸侯也芾並作紼

說文解字夬所以闔弦者引詩夬拾旣次集韻入聲
十六屑古穴切夬引之云或从弓通作夬

說文解字掌積也引詩助我舉掌廖文英正字通云

小雅本作舉柴說文改作舉擘按批擘並从手此聲字形橫直異體從今可也翰案擘是本字柴是假借字也

顏氏家訓文章篇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詠以爲不可復得至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諛諱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

於此意

禮記緇衣引詩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允矣作允也與今詩異

既伯既禱毛傳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鄭箋不說禱字周禮春官甸祝禱牲禱馬皆掌其祝號鄭注杜子春云禱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元謂禱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賈疏今

漢時人傍侏是侏大之字案杜注周禮與毛傳合
說文解字禡禱牲馬祭也引詩既禡既禡則禡與
伯同禡與禱同總是馬祭鄭分而二之立說爲異
其禡孔有毛傳禡大也鄭箋禡當作慶慶麋之牝也
釋文禡毛泣私反又止之反鄭改作慶音辰正義
注爾雅者其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慶孔有臧
庸拜經日記唐人義疏引某氏爾雅注卽樊光也
其詩與毛韓不同蓋本魯詩然則鄭作其慶亦用
魯易毛也

文選張平子西京賦羣獸駘駘李善注引薛君韓詩
章句曰趨曰駘行曰駘駘音鄙駘音侯後漢書馬
融傳章懷太子注引韓詩駘駘侯侯或羣或友與
文選注異蓋後人所改說文解字人部侯大也引
詩仵仵侯侯皆與毛詩儻儻侯侯不同

劬勞于野毛傳劬勞病苦也釋文劬韓詩云數也案
取煩數之義

漢書蕭望之傳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
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下急上也又引詩曰民之亡辜案儒林志后蒼投蕭望之此是齊詩之學

顏師古匡謬正俗小雅鴻雁篇序云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徐仙音矜爲古頑反案此詩首章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故鄭箋云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賜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則收斂之使有依也尋序及詩意蓋云可矜憐之人及鰥寡者皆被勞來安集鄭箋釋之正得其理而徐氏讀矜爲鰥既無所憑大失本旨案釋文矜本又作

鰥同古頑反徐又音棘冰反篇內矜寡同然則徐氏亦有棘冰一音其以古頑爲第一音者或見別本矜作鰥耳

說文解字嗷眾口愁也引詩哀鳴嗷嗷集韻平聲下五爰嗷字引說文云亦書作瞽

夜未央毛傳央旦也鄭箋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匡謬正俗按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中央禮月令云中央土並是中義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

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夜之中耳毛公訓央爲旦亦未知所出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亦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絃未遽央卽是其事鄭康成不能指明其義而更曲引未渠云復加以猶言如博依之說適令學者不曉其意

說文解字鉞車鑿聲也引詩鑿聲鉞鉞集韻去聲十四太呼外切鉞鐵噉三字同又說文讖聲也引詩

有讖其聲亦是噉字之異

沔彼流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朱子集傳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荀子儒效篇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引詩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釋文九臯引韓詩云九折之澤楚辭離騷王逸章句引詩鶴鳴于九臯云澤曲曰臯折字曲字皆好鄭箋喻深遠也能括此二義朱子集傳蓋鶴鳴于九臯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潛言理之無定在也

園有樹檀而其下維穉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美也皆因文見道之語

爰有樹檀其下維穀毛傳穀惡木也案說文穀楮也本草作構段成式酉陽雜俎葉有瓣曰楮無曰構埤雅釋木穀惡木也而取名於穀者穀善也惡木謂之穀則甘草謂之大苦之類也案穀善之穀从禾與穀从木者不同類篇居候切同構與穀義別績其皮可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而謂之惡木者謂

其林不足供梁木之用也

劉瑾詩傳通釋酒誥曰圻父薄違司馬也詩不斥王而責司馬與北山詩謂大夫不均同意皆詩人之忠厚也案二詩俱本辛甲虞人箴敢告僕人之義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爪牙之士當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章俊卿羣書考索司馬法王有四方

之事則冢宰命師於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以牙璋發之畿兵不出也說堪補入正義有母之尸獲鄭箋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正義引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獲謂陳饗以祭士心養不及親彼爲論饗餼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之

蔡邕琴操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仕地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詠而思之援琴而長歌案淮南小山招隱

之辭蓋源於此

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不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推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棖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

母之尸。養案韓說所父之詩與汝墳之卒章同義
足以發人愛日之誠心

白駒三章鄭箋願其來而得見之易賁卦曰山下有
火賁賁黃白色也爾公爾侯邪何爲逸豫無期以
反也誠女優游使待時勉女遁思度已終不得見
自訣之辭正義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
埤雅釋馬賁然來思則言受飾於物矣受飾於物
則與在彼空谷生芻一束者異矣故戒之以愛日
母爲優游於此勉之以遁思也說與箋義相發明

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注引韓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穹
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與毛詩空谷訓大者義異
葛洪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夫人無幽
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手故
贈君子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蓋喻貧賤不能移之意可謂微辭善諷矣
此邦之人不可與明毛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鄭箋
明當爲盟盟信也案鄭作盟誓意非不可通但改
經字未安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毛傳新特外昏也鄭箋不以禮
嫁必無肯媵之聞見卮言特者獨身而來不以禮
嫁也嫁女多有媵妾謂之配禮天子以至士庶皆
有之但多寡不等耳男不備禮而娶女不備禮而
嫁一時倉卒成禮無隨從貫魚之附則特耳今三
吳所號插正者也棄舊戀新薄態不謂三百篇時
已先見之白虎通嫁娶篇引詩曰不惟舊姻姻謂
夫也思作惟訓夫義亦別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鄭箋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

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案
與論語引詩成作誠不同

漢書劉向傳諫營起昌陵疏周室旣衰而奢侈宣王
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
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
也陳際泰五經讀斯干奠王居也鴻雁奠民居也
不先斯干者見宣王勤民之意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毛傳猶道也鄭箋猶當作渝渝
病也案猶道爾雅釋言文意取兄弟怡怡與朋友

之切切惔惔不同鄭改爲瘡本角弓交相爲瘡義各有當張子橫渠詩說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朱子取入集傳以爲於交義或未必然義則善矣朱子訓爲猶謀也又引或曰猶當作尤

似續妣祖毛傳似嗣也鄭箋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謂已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正義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卽當午地則廟

當已地也改似爲已其說甚奇妣訓先妣姜嫄亦自用所注周禮義別無明據

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鄭箋芋當作嘽嘽覆也案孫毓云宮室旣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義仍從毛不從鄭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釋文棘韓詩作柶柶隅也旅卽反革韓詩作鞠云翅也案玉篇引韓詩柶木理也與釋文所引不同鞠舊譌作勒宋本釋文作鞠張揖廣雅釋器鞠狐翼也此用韓詩

噦噦其冥毛傳冥幼也釋文冥幼王如字本或作窈
崔音杏正義述毛謂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
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
爲冥窈於義實安於正長之義未允故據王注爲
毛說據此則古本爾雅作冥窈也毛傳本之故箋
申之曰冥夜也蓋至夜則冥窈也作幼者王肅所
改崔靈恩集注本毛傳當作窈故音杏此又可證
王之改毛矣

文選棗道彥雜詩注引韓詩內傳曰男子生而彘弓

逢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又
白虎通姓名篇亦引之男子作太子弓作弧似是
斯干詩傳

載衣之裼釋文裼他計反韓詩作褊音同齊人名小
兒被爲褊正義引侯苞云示之方也

袁文瓚牖閒評詩載弄之瓦多以瓦字不叶爲疑或
云此瓦乃是尿字耳古文與瓦字相類而小不同
乃絡絲之具其意則是但未知果然否也翰案班
昭女誡卑弱篇古者女生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

博而齋告焉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
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則詩爲瓦字無疑
列女傳引詩無非無義唯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
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

董道廣川詩故黑昏爲特則黑背爲油黑耳爲驪亦
各以其數也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特以特
計也蔡卞毛詩名物解犬性獨故獨從犬羊性羣
故羣從羊又云詩於國之富每言馬於物之微每
言魚馬賤者也言賤以致貴魚潛者也言潛以致

著其說俱洽物理

或寢或訛釋文韓詩作譌譌覺也案譌訛二字通柳
宗元述舊言懷詩訛火亟生燬注野火也山海經
作譌火

埤雅釋獸引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五句云矜矜言羊
之愛牧人也兢兢言羊之畏牧人也牧之爲道擾
以順其性故能使物愛支之以制其放故能使物
畏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叱所謂擾之以順
其性也麾之以肱畢來旣升所謂支之以制其放

也翰案牧羊之法可通於牧民之政

漢書董仲舒傳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詎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者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哉粹然儒者之語可作官箴其謂節南山詩爲刺爭田之訟

蓋古說也

節彼南山毛傳節高峻貌釋文引韓詩云視也何用不監毛傳監視也引釋文引韓詩云領也案節訓視於古無見意韓詩節字或與毛異文乎

維石巖巖釋文本或作巖賈昌朝羣經音辨叩部引詩亦作巖

憂心如惓毛傳惓燔也釋文惓韓詩作炎字書作焮說文作美字才廉反小熟也案說文美小熟也从火羊聲詩曰憂心如美今注疏本載釋文作小熟

舊本釋文訛作小熱

有實其猗毛傳實滿猗長也鄭箋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鄭改字訓義稍曲正義引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均平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均平者以其用士之智能刺今專已不肖用人以至於不平也申毛得其旨

說文解字嗟殘蕝田也引詩天方薦嗟與毛詩異漢書律歷志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

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太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均作鈞引詩無維周之氏句意在重說鈞衡之義故略之也天子是毗釋文引王肅作埤埤厚也隋書律歷志引詩作天子是裨又釋文出卑民云云本又作俾同必爾反注疏本作俾本又作裨案荀子宥坐篇引作卑民不迷與宋本釋文合然則毛詩舊本亦作卑也

維周之氏毛侍氏本也鄭箋氏當作桎轄之桎正義

毛讀從四圭爲邸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又云
孝經鉤命訣云孝道者萬世之桎轄說文云桎車
轄也則桎是轄之別名耳以轄能制車喻大臣能
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桎轄也案鄭非無本
但改經字以就已說終覺未安考爾雅釋天天根
氏也郭璞注角亢下繫於氏若木之有根大角者
天王帝坐廷亢圭宗廟下繫於氏大臣輔國之象
詩義殆取於此

式夷式已毛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
言至於危殆也鄭箋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
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朱子集傳酌用傳箋
易爲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無以
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也視舊爲勝

昊天不傭毛傳傭均也釋文引韓詩作庸庸易也案
傭均用爾雅釋言文作庸訓易義迂曲

禮記緇衣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
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
百姓正義昔吾有先正從此至庶民以生總五句

目表巾 卷七
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
案記皆逸詩是矣下三句與節南山篇文同唯多
一能字以出車篇有嘒嘒草蟲一節文異者數字
此亦其例歐陽永叔據此詩誰能秉國成以爲句
刪其字抑何固也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鄭箋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
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國書有所授命民乃
得安正義引王肅以爲禮人臣不顯諫猶不顯
况欲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藏禍

心臣子大罪况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不顯
諫者謂君父失德尙微先將順諷喻若乃暴亂至
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得風議而已哉是
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
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
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
正與祖伊之諫皆同忠臣殷勤之義何謂非人臣
所宜言哉肅不譏尙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案
王基所駁亦自當理究之天爲政教詩亦未必有

此意蘇轍穎濱詩經傳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乃不自爲政而以付之姻亞之小人其卒使民爲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說義瞭亮朱子集傳取之文選王仲宣登樓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騁馳也當是釋蹙蹙靡所騁句騁與毛傳訓極小異而與鄭箋雖欲馳騁無所之也義合

覆怨其正毛傳正長鄭箋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案毛以正爲君長鄭以正對邪言集

傳謂怨人之正己蓋就正義而推之

漢書劉向傳條災異云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毛傳正月夏之四月正義周六月夏之四月案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夏六月隕霜用周正則合或謂竹書紀年皆用夏正則不合父母生我胡俾我瘡毛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鄭箋天使父母生我父母指二親說正義引尚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以爲父母

謂文武之證然不如鄭說之明顯

埤雅釋鳥引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蓋狐羣者也
烏合者也故詩以况衛之君臣並為威虐其惡如
一又曰哀我人斯于何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
西人之屋利之所在故烏集焉民之從祿將如此
大夫欲王瞻之也又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
幽王君臣俱自謂聖如烏之黑雌雄無以相
管子曰烏集之處初雖相驩後必相咄詩人
以為刺者非特譏其為惡如一亦以刺其初

皆以利合不以道也說義名通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毛傳王者為亂夢夢然釋文引
韓詩云惡貌也朱子集傳易為不明也既克有定
靡人弗勝毛傳勝乘也鄭箋王既定所定向復事
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正
義引王肅述毛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
虐也又引孫毓云小人好為小善於能自臧以為
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
驕人是詩人所以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

則有亞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集傳易之云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此真能抉出經心如詩人新脫於口伊誰云憎鄭箋伊讀當爲繫繫猶是也如集傳所解何煩徑改經讀

訊之故老釋文作訊之云本又作訊今注疏本石經並作訊則作訊者當是陸所據毛本作訊後儒從正體改作訊也

孔子家語賢良篇孔子讀詩於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卽妄也故賢也旣不過天恐其不終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劉向說苑敬慎篇引詩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云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局作跼與毛詩異蔡邕釋誨天高地厚跼而踏之用詩語亦作跼後漢書仲長統傳章懷太子注蔡邕傳注文選張平子東京賦薛綜注皆引詩作跼釋文局本又作跼則毛詩他本亦或作跼矣說文解字隸側行也引詩不敢不越又踏小步也引詩不敢不踏與今同鹽鐵論周秦篇引詩謂天蓋高四句下接哀今之人胡爲虺蜥蜴作蜥亦與毛詩異

有苑其特宋本苑作苑案苑苑二字古通用白居易六帖卷八十引詩作苑與今注疏本同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禮引詩見禮命煩多便非待賢之誠意虛文豈能持久是以始勤而終怠也

襄妣戚之左傳昭元年呂氏春秋疑似篇高誘注列女傳卷七引詩並作滅釋文亦云滅之一本作滅案毛傳於燎之方揚寧或滅之云滅之以水也是

从水旁滅生義於威寧云威滅也言襄姒之威周如水之滅火者然毛詩確為二字說文威滅也從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引詩襄姒滅之玩其文義亦當為威後人加水為滅耳唐詩古音考威與滅義同而字異

又窘陰雨毛傳窘困也鄭箋窘仍也呂氏讀詩記引韓詩章句窘迫也案迫與困義相近鄭氏訓仍為異

卑雅釋天古文雲字作云象雲回旋之形引詩曰洽

比其鄰昏姻孔云傳曰云旋也言幽王之時小人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周旋其昏姻云象周旋盤薄之形故云旋也此以形訓

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憂憂隱隱云憂也案爾雅釋訓殷殷憂也釋文出慤慤云樊光於謹反即隱字之音是樊與王逸並作隱隱也

說文解字伯小貌引詩伯伯彼有屋與毛詩字異義同

後漢書蔡邕傳釋誨曰速速方轂天天是極章懷太

子注詩小雅曰速速方穀天天是椽毛萇注云速速陋也鄭元注云穀祿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祿也天殺也椽破之也韓詩亦同此作穀者蓋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方猶並也案蔡邕書石經用魯詩此作方穀及天天重文者皆本魯詩釋文出方穀云本或作方有穀非也案後漢書引詩同則有字爲後人所加

楚辭離騷王逸章句引詩哀此熒獨案惇熒二字古通用也

十月之交序大夫刺幽王也鄭箋當爲刺厲王而作諸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正義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案竹書紀年幽王元年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二年涇渭洛竭岐山崩三年王嬖褒姒冬大震電五年皇父作都于向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皆與毛詩序合十月之交毛傳日月之交會鄭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梁虞劘唐傅仁均及一行並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劉敞七

經小傳始疑爲夏正之十月閻氏若璩尙書古文疏證初用劉說謂虞廟諸人傳會後旣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則竹書紀年所載又實可信也

漢書翼奉傳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又云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辰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

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此皆本齊詩爲說

正義引詩緯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又曰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又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崒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大案緯說亦似出於齊詩

漢書劉向傳引詩朔日辛卯日有蝕之食作蝕又引
日月鞠凶四句告作鞠又引百川沸騰山冢卒崩
六句舉作卒皆與毛詩異

周禮春官馮相氏疏引鄭駁異義云三光考靈耀書
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五星則差在其
內何謂與日同遊黃道此是說不用其行義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正義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
善乎案于字古無訓一者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
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

不善政之謂也此政字即上文四國無政政字也
詩意言此日而食不可知於何而不善乎欲王之
自省其政也漢書谷永傳顏師古注引魯詩亦作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天文志引彼月而食四句
傳日月食非常也比之月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
矣此所引詩是三家經師之說與上引夏氏日月
傳星傳不同

漢書古今人表愚人下下皇父卿士司徒皮

師古曰即十月

之交詩所謂蕃
維司徒是也

太宰家伯膳夫中術

師古曰即所謂中允膳夫

也內史振子

師古曰振音側流趨馬蹶師氏萬

日萬讀曰耦

反案即毛詩聚字案班氏世傳齊詩故與毛詩異然序

同音九禹反

皇父七人在褻姒號石父下則以豔妻為褻姒而

詩為刺幽王與毛同也谷永傳昔褻姒用國宗周

以滅閻妻驕扇日以不臧師古注魯詩小雅十月

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煽方處

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

之食為不善也案永習韓詩師古注引魯詩則以

閻妻為厲王妻魯與韓同正義引中候摛雜貳曰

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

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以王

剡為姓又與閻異而亦以為厲王妻也鄭先學魯

韓詩又注尚書中候故據以易毛傳後漢書左雄

傳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褻豔用權七子黨進賢

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長

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之畏吏如虺蜴也

此又兼幽厲說蓋漢人迄無定論矣

集韻上聲九嘯果羽切摛禍姓也引詩摛維師氏或

目耕而 卷一
从示通作萬亦與毛異

說文解字偏熾盛也引詩豔妻偏方處與毛詩作煽異

許謙詩集傳名物鈔常武之皇父冠以太師謂其能總六師也卽大明維師尙父意也十月之皇父係以卿士謂其不能領六師卽節南山尹氏太師意也

抑此皇父鄭箋抑之言噫釋文意韓詩云意也鄭因韓之訓意而轉爲噫耳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鄭箋戕殘也釋文王作臧善也孫毓以鄭爲改字案毛無傳王肅作臧或用三家本其義視戕爲深詩言皇父見民皆怨己而曰此事予亦以爲不善無如君令臣共禮在則然矣此又歸惡於上以自文其過操莽之居心也

不慙遣一老鄭箋慙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釋文引韓詩云闇也案說文慙肯從心也鄭本此而進一層作解訓闇不知所出

文選潘安仁悼亡詩注引毛詩曰僂俛從事不敢告

勞作僂俛與今本異

漢書劉向傳上封事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
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其詩云密勿從事
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啓啓黽勉作密勿囂囂
作啓啓釋文囂五刀反韓詩作啓注疏本作啓啓
劉向本魯詩蓋與韓同王符潛夫論賢難篇引詩
讒口敖敖又明志篇引詩我卽爾謀聽我敖敖囂
字並作敖與爾雅敖敖傲也合似敖者啓字之省
也

說文解字嚙聚語也引詩嚙嚙背憎又傳聚也引詩
傳嚙背憎一依毛詩一存異文也

悠悠我里毛傳鄭箋並云里居也釋文里如字本或
作瘰後人改也案爾雅釋詁瘰病也邢昺疏瘰者
小雅十月云悠悠我里瘰里音義同玉篇引詩云
悠悠我瘰陸所謂後人改也爾雅釋訓條條罹禍
毒也釋文條條樊本作攸攸引詩云攸攸我里臧
庸拜經日記謂此釋小弁踽踽周道也與樊不合
恐非是

詩序兩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
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正義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
者爲之立名序又說名篇及所刺之意朱子集傳
引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
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
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以爲似有理案毛詩
當有此二句惟極作正不同耳

左傳昭十七年叔孫昭子引詩周宗既滅靡所止戾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杜預注肄勞也勩作肄與

毛詩字異

姚氏鼐惜抱軒詩說三事大夫有任人準夫牧三事
之責集傳以三公訓之爲僞古文周官三事暨大
夫句所誤具有特識

旻天疾威釋文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正義上有昊天
明此亦是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
段氏玉裁重訂毛詩訓詁傳從釋文戴氏毛鄭詩
考正臧氏拜經日記俱從正義

漢書敘傳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注齊韓魯作薰

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顏師古曰韓詩淪
字作熏熏者謂相熏蒸亦漸及之義耳後漢書蔡
邕傳下獲熏胥之辜章懷太子注引韓詩熏胥以
鋪熏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
罪者相率而病之是其大甚

莫肯用訊釋文訊音信徐息悴反告也又音碎戴氏
考正按訊乃諄字轉寫之譌

列女傳引詩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
虐之行於下土也與毛同而訓釋尤簡古

謀猶回適毛傳回邪適辟釋文適音聿韓詩作歛義
同案文選潘安仁西征賦事回次而好還李善注
引韓詩謀猶回次薛君曰回邪僻也潘賦作次則
釋文作歛者傳寫之誤也

漢書劉向傳上封事云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
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
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滄滄作歛歛
釋文滄滄計急反訛訛音紫引爾雅云滄滄訛訛
莫供職也韓詩云不善之貌案今爾雅本作翕翕

民雖靡盬鄭箋盬法也正義鄭訓盬音謀爲法王肅
讀爲撫喜吳反撫大也無大有人言小也釋文引
韓詩作靡臄猶無幾何義與王近或哲或謀漢書
敘傳用詩語作或哲或謀哲古哲字也鄭箋書曰
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艾詩人之意
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
朱氏彝尊經義考毛氏經文久而滋誤者可證其非
若小旻之如彼泉流今流水鄭箋云如原泉之流
則流泉非矣

荀子臣道篇引詩不敢暴虎七句佗作它以爲仁人
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樂不肖也人賢而不敬是禽
獸也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
則危災及其身矣

呂氏春秋安死篇引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
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高誘注無兵搏
虎曰暴無舟渡河曰馮喻小人而爲政不可以不
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
莫知其他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爲非而不知不敬

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此所引亦韓詩說
與荀子說詩義同

濱濱詩傳小旻小明小宛小弁四詩皆以小名篇所
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
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
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卽用其舊也
案國語晉語四秦伯賦鳩飛韋昭注小雅小宛之
首章也宋庠補音宛詩作苑今注疏本作宛蓋宛
詩本名鳩飛經師或稱苑文又作苑以在小雅故

稱小宛小弁亦其例不必定與大雅對舉也

飲酒温克鄭箋飲酒雖醉猶能温藉自持以勝釋文
温王如字鄭於運反蘊藉也正義蘊藉者定本及
箋作温字舒瑗云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
義經中作温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
柔色以温之鄭亦以温爲蘊義

說文解字蠨贏蒲盧細腰土蠶也天地之性細腰純
雄無子引詩螟蠨有子蠨贏負之蛤作蠨蠨作蠨
皆古文字

題彼脊令王符潛夫論讚學篇引詩作鵠鵠釋文令本亦作鵠脊不言作鵠者漏此字

韓詩外傳昨日何日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如箴如銘可書座右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釋文填徒典反韓詩作疹疹苦也岸如字韋昭注漢書同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案說文解字犴或从犬引詩宜犴宜獄後漢書崔駰傳獄犴填滿用詩語亦作

犴周禮夏官射人鄭注引詩宜犴宜獄集韻平聲上二十五寒犴犴俄干切胡地野犬或从犬又二十七剛邱顏切牛姦切並有犴字皆釋爲胡地野犬又去聲二十八翰魚肝切犴犴干引說文云云一說犴野犬犬所以守故謂獄爲犴或作犴亦省又三十諫魚澗切干犴犴胡犬也或从犬亦作犴楊慎升菴集載李西涯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胡侍真珠船亦載西涯說七曰狴犴好訟獄門所畫獸是

各有引證以爲其說不經辨狴犴云韻會曰犴犬子也犬所以守故謂獄爲犴字林云犴犴同胡地野狗似狐黑喙周官士射犴侯注犴胡犬其守在夸士以能勝四夸之守爲善故射之埤雅云犴善守故獄曰犴

握粟出卜古者卜筮必用精鑿之米以祀神謂之精淮南子巫用糝藉史記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糝楚辭懷椒糝而要之揚雄反騷費椒糝以要神是也古字糝貶同故許氏說文云齋財卜問爲貶詩握

粟出卜莊子支離疏鼓箠播精皆此義

小弁序刺幽王也太子傅作焉正義太子謂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傅親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孟子告子上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趙岐注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又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案趙氏之說非無本孔衍琴操履霜操尹伯奇所作也伯奇無罪爲後母讒而見逐乃集芟荷以爲

衣採梘花以爲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於是援琴
鼓之而作操曰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
聽讒言孤息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此愆
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能流兮知我冤曲終投河
而死曹植貪惡鳥論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
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俗傳
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於田見異鳥名於桑
其聲噉然吉甫心動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捫翼其
聲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顧曰伯奇勞乎是吾

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言未卒鳥尋聲而棲其
蓋歸人門集於井榦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命後妻
載弩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後漢書黃瓊傳伯
奇至賢終於流放章懷太子注引說苑王國子前
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爲太子說
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
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卽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
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
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望之乃逐伯奇也劉

攷曰注伯奇王國子案伯奇尹吉甫子王國未詳
翰案王國卽尹吉甫之訛諸書傳聞雖異然伯奇
見逐於父實有其事以黍離爲伯封作又以小弁
爲伯奇作趙氏與曹子建所說皆本韓詩與毛乘
別特甚

漢書杜欽傳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師古曰卞音盤案
杜欽引關雎臣瓚曰此魯詩也知引小卞亦用魯
詩此又文字之殊矣又集韻平聲上二十六桓蒲
官切盤弁卞云或作弁卞通作槃

弁彼鷺斯毛傳鷺卑居卑居雅鳥也正義此鳥名鷺
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傳或有斯
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
部立鷺斯之目是不精也卑雅釋鳥引小爾雅云
不及哺者謂之雅鳥詩曰弁彼鷺斯歸飛提提言
鷺斯鳥之不能反哺者尙能歸飛以從其類而不
失其樂今已曾反鷺斯之不如也

鞠爲茂草唐石經注疏本宋板皆作鞠然蔡邕述行
賦周道鞠爲茂草約用詩文正作鞠蓋古字通用

也

怒焉如擣釋文擣丁老反本或作擣同韓詩作疔除
又反義同案說文疔小腹痛从疔肘省聲惠棟九
經古義疔見呂氏春秋疔與草協猶酒與老協
後漢書桓帝紀詔引詩監寐寤歎疾如疾首章懷太
子注監寐言雖寢而不寐也寤覺也又劉陶傳見
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注監寐猶寤寐也
袁紹傳我州君臣監寐悲歎亦用詩作監寐蓋三
家經異文也楚辭九懷王逸章句引詩假寐永歎

云不脫冠帶而卧曰假寐與鄭箋合

疾如疾首釋文疾又作疹同文選曹子建贈白馬王
彪詩憂思成疾疾無乃兒女仁李善注引毛詩曰
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則疾又或作疹也

說苑雜言篇引詩苑彼柳斯鳴蜩噤噤有灌者淵莞
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噤作噤萑作莞文
與毛異而說義正與毛同

維足伎伎釋文伎伎本亦作跂跂其宜反白帖卷九
十七引詩作維足跂跂案以足言作跂良是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毛傳壞癭也謂傷病也正義釋
木云癭木符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癭木疾用無枝
符婁廋內疾癭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
廋瘦腫無枝條者舍人曰符婁屬下句獨爲異
也案某氏爾雅釋文引作樊光舍人以符婁屬下
句釋木癭木符婁下句蕢藹讀李巡爾雅注符婁
一名癭木無枝木訓釋分明舍人讀誤說文解字
引詩亦作癭木與爾雅同

尙或瑾之說文解字作瑾唐元度九經字樣引詩亦

作尙或瑾之蓋本說文

予之佗矣毛傳佗加也正義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
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
案佗猶彼也指有罪之人予之佗猶言以我當彼
訓加與本字不合

君子無易輶言臧琳經義雜記據周興嗣千字文易
輶攸畏耳屬垣牆以爲周氏所見本無有作無易
輶言者案周於俊又密勿與劉向引詩密勿從事
韓詩密勿同心同臧氏之說不爲無據

曰父母且鄭箋言其且為民之父母宋本釋文且徐
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歐陽修詩本
義且鄭音苟且之且今注疏本釋文作七池反池
字誤

劉向新序節士篇韓詩外傳引詩昊天太憮予慎無
辜大並作太案太今字大古字也或作泰

韓詩外傳引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
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引詩曰予
慎無辜

譖始既涵毛傳譖數涵容也鄭箋涵同也正義於傳
引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
容其讒言有漸也於箋云以信與不信混同不別
於致讒為易故易傳也釋文涵韓詩作滅減少也
說文解字涵水澤多也引詩僭始既涵作僭與鄭
協其意蓋謂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熒熒不滅炎炎
若何也雖與毛鄭異而亦有深義

班固幽通賦謨先聖之大繇兮師古引詩秩秩大繇
聖人謨之案釋文莫如字又作漠一本作謨是顏

監所據本

孔子家語辨政篇引詩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傷姦
臣蔽主以爲私者也說苑政理篇韓詩外傳卷四
引詩並作匪其止恭釋文共本又作恭蓋指韓詩
恭共亦古今字

遇犬獲之鄭箋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正義遇犬
者言兔逢遇犬則被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
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蓋
不以鄭箋爲然案遇之爲逢鄭豈不知此解其必

訓爲田犬者義取說遇之遇故謂犬之馴者也以
遇對龜極切於理釋文遇犬如字世讀作愚非也
盧氏考證讀作愚蓋是鄭義不得以爲非案史記
春申君傳引詩趨趨兔遇犬獲之裴駰集解引
韓嬰章句曰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趨趨之兔兔
數往來逃匿其迹有時遇犬得之又引鄭元曰遇
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似韓說亦以遇犬爲犬名
呂氏春秋重己篇飲食醜醜也高誘注醜讀如詩蚘
蚘碩言之蚘案蚘蚘亦古今字

禮記表記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餽記引詩以證甘以壞只從有枝葉見之周世樟云孔甘者盜言也若美味然能動人之嗜如簧者巧言也若好音然能悅人之聽皆小人之工於讒諂也居河之麋麋古文假借字爾雅釋水郭璞注引詩作涓三家詩皆用今文也

爾雅釋訓既微且尫尫傷爲微腫足爲尫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毛傳本之說文解字瘰癧氣足疾引

詩既微且瘰瘰與尫古通用也案春秋緯潛潭巴枉矢黑軍士不勇疾流腫此亦衰世沴氣所致詩之託意微矣

我心易也毛傳易說也釋文易韓詩作施施善也案韓經異於毛作施施善古無此訓當解如弛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正義引世本云暴辛公作墳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墳篪尙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墳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爲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

所出蘇暴並公卿不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也故鄭以爲喻而王肅亦云我與女同寮長幼之官如壘簾之相和與鄭同也案世本宋衷注以暴國公蘇成公爲平王時諸侯又與譙周說不同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正義引鄭駁異義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

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豕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禮記曲禮下正義許慎據韓詩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加牛則四物此以盟用牛牲爲言與詛用三物當不同也

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苟然而粗嘖然而不類沓沓然而沸彼誘其名炫其辭而無深於志義在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反是引詩爲鬼爲蜮六句詩爲譖人作故止以出言立論

說文解字縷白文貌引詩縷兮斐兮與毛詩萋字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毛傳引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

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進縮屋而繼之自以爲避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厲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

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正義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略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案傳引此證避嫌之事卽男女以例其餘爾

呂氏讀詩記引崔靈恩集注哆兮侈兮說文作哆兮
錡兮錡曲也一曰鬻鼎

緝緝翩翩說文解字耳聶語也引詩耳耳翩翩白帖
卷九十三引詩作緝緝扁扁釋文翩翩字又作扁
是也韓詩外傳引詩慎爾言矣謂爾不信也作矣

釋元應鼻柰耶律卷三音義引詩捷捷幡幡捷作捷
亦與毛詩不同豈不爾受旣其女遷毛傳遷去也
鄭箋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則
將復訕誹女於理亦通但改經字不如毛傳之安
白虎通誅伐篇引韓詩內傳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
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
而已此似投畀有北傳文王嘉拾遺記云軒轅去
蚩尤之凶遷其民之善者於鄒屠之鄉遷惡者於
有北之鄉詩小雅投畀有北指其地也

後漢書馬援傳朱勃引詩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欲令上天
平其惡也章懷太子注勃能說韓詩此韓義也

釋文出爲作此詩一本云作爲此詩盧氏攷證正義
曰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
二訓與經相乖非也今案作爲作詩似非辭足利
本箋作起也爲作也蓋一本必是作而爲詩上作
訓起下爲訓家父作誦吉甫作頌之作於義爲長



